

■ 我思我写

经过喧嚣人群,穿越繁华寂寞

□张 鸿

我的童年是在东北度过的,父母那时在南方工作,因此我习惯于思维独立和行为独立,这让我家长很不爽。

我喜欢记日记,有话就对自己说,正因为如此,我能“写作”了。

我不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但我是有一个想法的人。小的时候,我想当一个列车员,可以随意走动;稍长大,我想当一名军人,威风;再长大一些,我想当一个记者,正义;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作家,过于神圣。如今,除了没有当过列车员,其他的想法都成为了现实。

我对生活充满着好奇心。

我的母亲对我此生的影响最大,她一直想左右我的生活和思想,她常常认为我对自己的生活缺乏自理能力。她年轻的时候一直恼于我的不听指挥,现在,她年过七旬了,还是会给我许多的指导,我都笑纳。有趣的是,她从来不认为我能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14岁,我在《南昌晚报》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她责怪我不务正业,一定会考不上大学。她从不看我的文字,更别提听我谈论自己的想法。在她心里,她的女儿顶多是小打小闹、虚荣心作祟。如她所愿,我真的没有等到考大学就去了部队。母亲一直认为作家就不是一个正规职业,

这个观念直到5年前才有所改变。那时我已经出版了第二本散文集,她经历和见证了这一本书的产生过程,接着,她看到了我的二级作家证书。长年工作于人事部门的她,拿着这本证书很认真地说:“这还真是一本正经的职称证书。”从此,她对我的所有的创作行为给予关注和体谅,包括她最不待见的晚起晚睡、东倒西歪,还有四处都散落着书。

我的父亲年近八旬,是一名老人,他对我的爱就是无声的支持,他支持我做的一切事情,包括他有异见的。他说,女儿喜欢的事情,自然有她的道理。

我呢?当兵时从来没想过当个啥官,一到做个人总结我就冒汗。那几年于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读了大量的书籍和坚持学习英语,凭此,我考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的导师是一位知名作家。后来当记者,我发现这个职业的许多所为与我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出入,于是,说放弃就放弃,我一走了之。

因缘际会,我最终迈入了文学这个门槛,成为了一位文学编辑。临别时,报社领导(也是一位作家)说,你这才走上了正道。

我肯定是一名好编辑,这是天生

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共同打造的。可我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作家,特别一个好作家(标准应该是写出重要的作品,获得重要的文学奖),我很清楚我不是那块料。但我很愿意听人谈各种奖项,还有不同数额的奖金,我为我的作者和朋友取得的成就而开心。这样看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一定就是好士兵。

我只是持续地,或者说断断续续地写着,写我喜欢的文字,写触动我的人和事,写我心中的爱和思想中那跳动的亮光,以一种纯净和高贵的心态书写着。

我已经写作30年了,真是飞一般的时光。我习惯于写散文,于散文而言,我喜欢的是顺畅而有韵味,书卷气与市井气、艺术味与生活味交融的好文字。我愿意读的是好读的、易为接受的、常识性的作品,表现一种物与我、自然与人的交融贯通。

这种贯通是深层的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与回应,体现为一种轻松与凝重并具、能给人以片刻思量的文字。这种文字,力求简洁、含蓄、平实、朴素。如果说一名“老作家”应该要有自己的创作观的话,那这就是我的文学创作观吧。

另外,我喜欢“智性”这个词,就是

对词语运用的灵动性、对人生观察的透彻性、对感觉碰撞的灵犀性,这“三性”是一个散文作家的重要修养。

这几年来,我做编辑有一些疲乏了,看到的文字常常让人失望和着急,有一种想替人使劲却使不上的感觉。作家们一拥而上地讲着各种故事,可这些故事与作者似乎毫无关系,不关他们的痛与痒,我们无法通过他们的文字发现“问题”,而这“问题”才是一个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东西。

算了,不如自己好好写,能否达到自己的要求那是另一回事情。自付吧,到了这个年纪对人对事的看法不一样了,写的文章应该也有不同的劲道了。但写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

我的文学是不功利的,完全是一个人行为。如果得到了他人的认同,我也一样会喜形于色,听到批评内心也会说:他没读懂,误读了。哈哈,但我仍然接受和认同那些功利的写作,只要是好的作品,功利有何不好?多大的坑坑洼洼的萝卜。我妈常这么告诉我。

今晨,一睁开眼,脑子里蹦出一句话:和你一起,经过喧嚣人群,穿越繁华寂寞。多好的一句话呀,我迅速记了下来。这正是我当下对生活的态度,也是我的写作态度呀。

■ 桃李天下

范晓波 是鲁迅文学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他的长篇小说《出走》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范晓波曾发表过大量散文,也写有一些诗歌和小说,曾获中国散文文学第二届“冰心散文奖”和江西省第五届“谷雨文学奖”等奖项,出版有《正版的春天》等多部散文集。

范晓波的作品在语言上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质,将诗意和幽默自然地融为一体;在题材上则一直热衷表达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困境以及内心对于现实的超越,长篇小说《出走》也是如此。作品通过张蒙、琪琪等几个年轻人对于公司化生存方式的反叛,探索人在物质时代的精神出路。财富并不等同于幸福,作品试图探讨:在这个成功学盛行的社会,幸福究竟在哪里?在创作手法上,《出走》将真实的生活符号和虚构的人物、故事杂糅在一起,使得叙事具有很强的现实逻辑,巧妙地完成对现实的种种反思。

阿舍 是鲁迅文学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她的短篇小说集《奔跑的骨头》近日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阿舍近年以创作散文、小说为主。其中,散文《白蝴蝶,黑蝴蝶》和《山鬼》分别荣获2010年、2011年《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2011年出版长篇历史小说《鸟孙》。

《奔跑的骨头》收录了阿舍近年来创作的13个短篇小说,从多个角度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从内容上看,小说集既有对死亡的眺望与揣测,也有对爱的能力的丧失的惋叹;既有对存在真谛的叩问,也有对梦想的迷茫与追索,更有对自我的一再追问。评论家施战军认为,阿舍的小说每一篇都有不同的视角,俗常、信仰、古意与现代感各具偏重,但都富于惊心动魄的力量,而对生活的立体追问,无不贯注着对生命的体恤。读她的小说,可以意会到我们的身心所遭受的围困无处不在,也许还会领受某篇神秘的提示和疏解。

吕铮 是鲁迅文学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近日他的长篇小说《混乱之神》在第十一届全国公安系统“金盾文化工程”优秀作品评选中获得文学类奖项——金盾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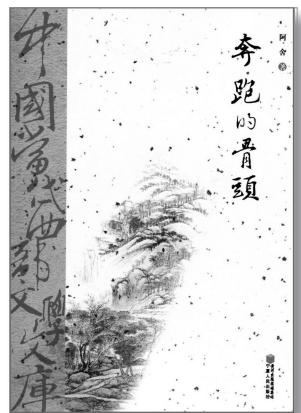
吕铮一直战斗在公安工作第一线。从2004年至今,他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创作,共出版7部长篇小说,其中4部获得各类奖项,3部被拍成影视作品。

《混乱之神》是一部全方位描写经侦警工作生活的小说。主人公赵顺为职责而执著、为真相而执著、为信任而执著。在纷繁复杂社会关系的纠缠下,在各方面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他依法办案,与经济犯罪团伙斗智斗勇,甚至身陷囹圄也毫不退缩,展现了经侦民警的正义正气,讴歌了经侦人的苦与乐、付出与奉献,也揭示了经侦工作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下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和肩负的重大历史责任。

陈蔚文 是鲁迅文学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她的随笔集《叠印》近日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

陈蔚文的散文文笔睿智、语言精美,现已出版《蓝》《诚也勿扰》等6本散文集。在近作《叠印》中,她表达了自己在育儿方面的理性思考和浓得化不开的母爱,文笔依旧唯美温润。

《叠印》全书按成长线索分为“即见”、“新啼”、“初履”、“拔节”、“苗茂”、“夏至”6辑,记录了一个孩子对生命的认知与探索,以及成长过程中种种令成人思量的问题。书中充满让读者忍俊不禁的天伦之趣,同时展示了位作家母亲在伴随一个新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对生命、亲子关系的独特思考。父母与孩子该以何种方式相处?哪一种爱才是孩子需要与渴望的?你想“打造”一个成功概念上的“小大人”,还是要一个拥有快乐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叠印》想与读者一起用心寻找其中的答案。



■ 东庄西苑

提前怀念一个院子

□朱山坡

从杭州回来,大家便开始倒计时地过着在鲁院的日子了。这是漫长开始,也是漫长的结束。昨晚在回北京的火车上,14号车厢,我们几个,老孟、陈漠、齐帆、海棠、晓云等,一边喝酒一边唱着少儿歌曲,以此庆祝“六一”儿童节。在别人看来,我们这伙中年男女,聊发少年狂,既不愿睡去,更不愿老去。那一刻,我们似乎是在拒绝时间。也只有在那种时刻、那种环境,拒绝才是有效的。我忽然想到,这是最后的时刻,永远再也不会有了。今天回到鲁院,我首先看了一眼那两棵桑树,它们还很旺盛,树下有两三个陌生人,或俯首,或仰望,我以此断定树上还有桑葚。但我觉得他们是外人,是闯入者,他们未经允许便趁我们外出之际践踏了我们的王国,偷摘我们的果实。我有些生气,直到回到房间后我才释然:桑树不是我们的,甚至连这个院子也不是我们的。属于鲁迅文学院的只有一幢小楼,出了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管的范畴了。但我管不了那么多,我觉得这个院子就是我们的。

多年以后,鲁院还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大概首先是这个院子。鲁院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桑树,另一棵也是桑树;院子的东门也有两棵树,一棵是海棠,另一棵也是海棠;院子的南门有许多树,一排是玉兰,另一排也是玉兰。那些开花的树,它们有资格在这个院子里大声说话,因为它们绚烂的时候美得让我们无法可说,也让他不

开花的树闭嘴,那些嚣张的杨树也只能在它们之后开花。我热爱那些花看得那么好看,但那些即使开花也不让我们注意的树更使我肃然起敬。你知道我说的是桑树。她们开花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留意,因此我现在回想起来她们的花是什么样子。显然,我错过了她们最端庄最贤惠最妩媚的时刻,我怠慢了她们。后来每次从她们身上摘桑葚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亏欠了她们什么。桑葚似乎突然间就成熟了,伸手就可以摘下来放到嘴里。我曾经轻浮地摘下一个又一个,样子好看就将它们吃掉,样子不好看的就将它们扔掉。吃进嘴里的,甜,汁多,牙齿和嘴唇变成黑色。扔到地上的,被踩踏,尸横遍野。

树上的桑葚多得自己会掉下来,在树下仰颈张口,会有桑葚掉到嘴里。同学们用床单或塑料布铺在树下,然后爬到树上去抖动,桑葚如雨点般落下来,每次都收获颇丰。有时候早起会错过早餐,我经常跑到桑树下摘一些桑葚充饥,也因此有“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一树桑葚抵半个食堂”之感慨。我们还经常聚集在桑树下边聊天边捡桑葚,不洗,直接放进嘴里。树下有一张长凳,可坐,可躺,风和日丽,月明星稀,我曾想在长凳上过夜。“鲁十七”是以写小说者居绝对多数,写诗者甚寥,但将近学业结束时,发现“鲁十七”简直成了“诗人班”。而造成此后果的,桑葚是“罪魁祸首”。不知道

从何时起,关于桑葚的诗此起彼伏。我们决定举行第一届“桑葚诗会”,就在院子里,先是在桑树边的草坪上,后搬至池塘边。我们围在一起,用蜡烛和手电微弱的光照亮金色的诗句,大声朗读,院子里充满了诗意。那两棵桑树,像哺乳期的母亲,安静而慈爱地站在一旁,她们身上的果子在诗歌的传诵中连夜成熟。第二天晚上,举行了“鲁十七诗歌之夜”活动,将诗歌活动推向高潮,一时间,“鲁十七”新诗人层出不穷,从不曾写诗的同学也纷纷拿出了自己的诗歌处女作。两天后,在赴安徽开展社会实践的火车上,几乎每个人在谈论诗歌,孟学祥一首仿郭沫若《武汉长江桥》的《桑葚》在车厢里迅速流传,笑得人仰马翻,诗也在同学间一夜暴红。

院子里有一个池塘,很小、很浅、很人工。我来的时候,里面没有水,只有冰块。我看到鱼的时候,便替它们担心了,因为池塘里没有食物,寸草不生。更让人揪心的是在岸边埋伏着伺机而动的猫,它们会随时将毫无戒备的鱼叼走。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坐在石头上看鱼,黄色的,白色的,各种各样的鱼,给它们起名字。鱼也可怜地看着我,可我手里没有食物,我们对视着,你安好,我也安好,我想我们互不相欠。直到有一天,池塘突然被抽干了水,鱼被捞起安置到一条狭窄浅小的水沟里,那些肥胖的猫得意地行走在边上,从容悠闲地选择吞食的对象。此时我才为鱼觉得可怜,回到房间写下了一首诗——《池塘干涸了》:“池塘已经倾家荡产/那些鱼,被囚禁在小沟渠里/一群猫随口叼走她们的儿女/我可怜的是,是无处分娩的孕妇/它们沉在水底,四顾茫茫/像多年前我的母亲/翻越一座山又一座山/直到天明也找不到可以躺下的床/她的肚子那么大,羊水顺着大腿流淌/眼看我的弟弟就要看到曙光/一场暴雨倾盆而降/那些鱼,有金色、白色、黑色/只能观赏,不能下锅/如果可以收养/我选择沉得最深那条/她的肚子那么大/羊水顺着大腿流淌/眼看她的儿女即将建立王国/阳光明媚,我手头宽裕/我给她们的家要远比池塘疆土辽阔”。

我想在院子里种树,只种一棵。在我离开之前,天亮时给它浇水,在我离开的时候,它已经长出新的叶子,皮肤开始光亮,能听得懂我的声音,懂得跟我说再见。当多年后我再次回到这里,它已经成为院子里最引人注意的一员,茂盛,妩媚,看上去卓尔不群且才华横溢。从它身边走过,也许我会伸手轻轻抚摸一下它,拍拍它的肩头,说声“兄弟,好久不见了”,也许什么也不说,我们心照不宣,相视一笑,然后默默离开。但院子里没有留给我种树的地方,这表明了我只能是一个过客的身份。院子确实不是我的,但我有权怀念它,在我还有一个月才离开之前就开始肆无忌惮地怀念它。

■ 书文过眼

别样的都市题材小说

□张俊平

陕西作家韩晓英的小说《都市挣扎》是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出版了的,我却是不久前才读到,同时也知道了这部长篇小说自出版以来引起了不俗的反响。不过小说读完后,我觉得仍然有些话要说,因为正如李星在小说的序言中所说的,“它的价值在于可以生成多种阐释的空间”,希望下面的这些话能够丰富小说的内涵。

《都市挣扎》之所以引起强烈的反响固然由于它扑面而来的厚重气息,但我以为小说努力贴近生活的真性和把握时代脉搏的前瞻性则是更加重要的原因。小说几易其名,初名《潮》,后名《火蝴蝶》,终名《都市挣扎》,一步一步贴近作者的生命体验和读者的心灵诉求,让人一看之下即产生强烈的阅读渴望与情感共鸣。小说的笔触延伸至当下最真实的社会生活,为身边人塑像,把身边事记下来,融入个体真实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却有着普世的意义。

然而,这又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都市题材小说。陈忠实评价说,“从《都市挣扎》中,我看了一代文化青年的成长、奋斗、挣扎和蜕变”。这里的“文化青年”与李星所提炼的“文化打工者”异曲而同工,提纲挈领地指出了这部小说的独异之处。以林夕为代表的几个青年男女不再是为我们所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打工者,对于后者的大多数来说,城乡两栖的候鸟式的生存

状态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基本不会改变,城市的繁华在他们固然是一种期许,却不具备直达心灵深处的吸引力,他们天然地期盼物质生活的渐进式改变,而不是幻想脱胎换骨的奇迹。相反,林夕们几乎自出生之日起就嗅到了现代化的气息,城市化的浪潮先声夺人,吸引着他们翘首企盼,“山那头是什么”?当他们积累起相当的力量之后,压抑不住的融入现代都市文明的渴望终于引领他们冲出旧生活的藩篱,他们走得那样决绝,虽时时回顾,到底是一往无前。

米兰·昆德拉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一定是一个不幸的人。”这群背井离乡、在都市中苦苦追寻生命价值与心灵归属的年轻人注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注定要经受生命蜕变的痛苦历程。他们怀揣梦想也不乏激情,却不得不付出加倍的努力,他们自视甚高却常常要向现实妥协,他们有时失败却心有不甘,他们怀恋故乡的温情却终于抵不住都市的诱惑。他们有坚守,有放弃,有随波逐流,却不过是各自的方式参与着都市的运转。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人,“挣扎”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存方式。《都市挣扎》里没有工地垢面,有的是静谧舒适的茶餐厅和人才济济的文学沙龙;有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也有家庭舞会的衣香鬓影;有浪漫的邂逅,

对词语运用的灵动性、对人生观察的透彻性、对感觉碰撞的灵犀性,这“三性”是一个散文作家的重要修养。

对词语运用的灵动性、对人生观察的透彻性、对感觉碰撞的灵犀性,这“三性”是一个散文作家的重要修养。

这几年来,我做编辑有一些疲乏了,看到的文字常常让人失望和着急,有一种想替人使劲却使不上的感觉。作家们一拥而上地讲着各种故事,可这些故事与作者似乎毫无关系,不关他们的痛与痒,我们无法通过他们的文字发现“问题”,而这“问题”才是一个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东西。

